

金庸全集

# 铁堡英烈传

〔台湾〕

金庸 著



● 时代文艺出版社 ●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
古图字：07-1996-049

铁堡英烈传(上、下册)

〔台湾〕金庸 著

责任编辑：山野

封面设计：廖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4印张 4插页

(长春市人民大街副136号)

470000字

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套

ISBN7-5387-1020-5/I·977

定价：本套定价：34.60元  
全套定价：320.00元

## 一四

另一方面，是苗人素来崇拜英雄，前日在山外初见他时，不见他有什么施为，入山时，行走险径，他还须姊姊扶持，未免有了一点轻视。

及见王崇明仔细问自己那怪兽形象，又误会王崇明笑他胆怯，不曾将怪物看清楚，就逃了回来，心中又生了气。

只因他是姊姊的上宾，不好发气，此时又到火场，也不答王崇明的话，径去救火。

王崇明知他为人粗率，原未在意，后来他射中毛人，二次又问，更引起云超的不快，冷然道：“你这样问得详细，难道有本领，将怪物除去么？”底下又说了几句讽刺的言语。

王崇明也是年轻好胜，须知他们太轻王家这块招牌，及他的太极剑法，在中原北五省，不论黑白两道，谁不尊称他一声王二公子，想不到一进入云南，连遭顿挫，虽然拜了一位剑仙师父，心中总觉得有些愤愤的。

现在，他一听云超语带讽刺，心中不禁大怒，借题回到前砦，刚将毛人之事说起，听周齐说起那怪兽，果是牦象，心中大喜，这才自告奋勇。不过，话虽是说了出去，到底只是在祖

父遗著上看到除兽之法，以前并未见过，哪敢大意。

他听周齐劝他先睡，也想养足精神，除怪兽时多用点气力，随口谦逊了几句，就依着锦墩假寐，不过，他心中有事，哪里睡得着，加上周齐代云蓉儿调度人马，房中不断有人来回报，他就更难安睡了。

天光已亮，他方觉得有点恍恍惚惚，似睡非睡之际，忽听一阵芦笛之声，随风吹来，由远而近。

耳旁又觉出有许多人，跑进屋来回报，接着便是周齐和云蓉儿对答，只听云蓉儿吩咐道：“快照上次那样，将埋伏设好，来的是女子，只许活捉，不许用毒箭伤她，如果抵敌不住，可引她到达砦前，由我出去对付。”

言还未了，又听一个回报的人，跑进来报道：“那女娃已快到砦前不远，指名要见一个叫云蓉儿的人，同她说话。”

云蓉儿闻言一怔，道：“云蓉儿不就是我吗？好，我去看她是什么人？怎会知道我的名字。”

王崇明闻言心中一动，心道：“天！又有事了，怎么全凑在一块儿了。”

睁眼一看，见屋内有五六个回事的人，正随着云蓉儿往外走去，忙向周齐道：“老爷子，外面可是又发生了什么事了？”

周齐道：“天亮以前，本山入口处，传来紧急芦笛信号，接着有人来报，南山口外，闯进一个汉装女子，和把守山的人争执起来，被她打翻了十几个人，直往山口冲进，行走如飞，各要口守望的人迎上前去，都挡她不住，适才得信，已然赶到砦前不远，指名要山主出去，我因你连日劳之，天亮后便须到虎

穴去观察怪物，原不想惊动你，你既醒来，咱们一同去看看是什么人？”

王崇明点头答应，便同周齐同至外面，已有人回报说山主与来的女娃，在坡那边楠木坪上已动了手。

两人闻报，急忙赶了过去。

这时，晨曦已从崖坡树林中斜穿过来，碧空千里，越显山高，石地上湿润润的石缝中和土地上的花草，饱含晓露，又沐朝阳，越发显得鲜肥可爱，摇曳生姿。

王崇明自到此山，连日忙于灭火劳累，昨晚虽小得安息，仍觉睡眠不足，清晨起来，被迎面和风一吹，又涵泳了一片山林野趣，顿觉天机活泼，神智一清，尽自一路观赏，陪着周齐朝前走去。

两地相隔，不过半里，那消片刻，就到了楠木坪。

四外寂静无声，也没听见呐喊喝骂之声，上了高坡，才听见兵刃交击“铮铮”之声，往下看去。

只见四面坡上，观战的苗獠，何止上千，坪上的云蓉儿和一个黑衣女子，一个用剑，一个用刀，正斗在一起。

刀光剑影，融成一片白光，在坪上滚来滚去，杀了个难解难解。

观战的人都怕他们山主受伤，一个个瞪大着眼，把心提到腔子口上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。

王崇明见那黑衣女子，使得一手好越女剑法，云蓉儿的刀，有时夹杂着几手六合剑，虽然看不出是什么家数，却是兔起鹤落，纵跳如飞，变化神妙，与那黑衣女子，恰好打了个平手，不

相上下，看到惊险之处，连王崇明都替二人捏一把汗。

周齐恐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再加来人指名要云蓉儿相见，必有来历，只是二人都打得正在紧要关头，云蓉儿向来不喜别人相助，无法与二人解围。

正在焦急间，忽听王崇明“噯”一声，将脚一顿，一个飞鹰掠兔式，纵身入场，朗声喝道：“二位小姐且慢动手，王崇明来也。”

喝声方了，人已纵落场中，云蓉儿与那黑衣女子，也都双双收手后退，上前与王崇明说话。

原来那黑衣女子，乃是龙川江畔酒肆主人，大侠袁无极的女儿袁筠玉，因为头上包着一块黑绢，在动手时，她发招既疾，身形闪动又快，所以不曾认出。

及至袁筠玉见云蓉儿力猛刀沉，身手敏捷，难以取胜，情知打不过对方，自己要见的人，恐怕就见不着了，又不能用暗器在此伤人，结下恶感，少时不好和来人相见，方想施展越女剑法中的绝招，败中取胜，无奈对方那苗女的刀法，虽然乱无家数，却是非常的眼疾手快，身法轻灵，一把刀舞了个风雨不透，得空便入，急切间瞧不出破绽来，正在无计可施之际，云蓉儿一刀忽向她下三路扫来，袁筠玉就势将身一纵，让过刀锋，脚一点地，振腕抖剑摆起一团剑花，分心刺去。

云蓉儿自从出世以来，仗着力大身轻，心灵性巧，从未遇见过敌手，现在一经袁筠玉交上手，才觉出人家的剑法，变化无穷，若非近两个月，从舅舅处学了一套未完的六合刀法，几乎抵敌不住。

好几次奇惊大险，都仗着她身轻眼快避过，这才大为惊异，果然舅舅说的对，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”一丝也不差。

她心中暗忖：“如今自己还未出山，便遇见了这种劲敌，前路更不知如何的难走，又加火场余烬犹烈，怪兽牦象未除。”

她心中这么想着，更加添了烦躁，恨不得一刀把敌人劈死，好去办事。

偏生对方剑法神妙，自己能不伤在人家剑下，已是万幸了，她心中一急，立奋神威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使了个风雨不透，冒险刀扫对方下三路，没料到一刀拂空，一朵剑花已快袭到胸前，就在这时，王崇明赶到解了围。

袁筠玉眼看就要一剑伤敌，突听轻喝，连忙收剑后跃，扫目见是王崇明，不禁娇嗔道：“好哇！原来你在这里，为什么早不出来，想看我丢人现眼呀！”

王崇明笑道：“筠妹，说笑话了，我怎么知道你会来这里呢？”

袁筠玉道：“我是受人所遣，有事而来，被他们拦住，不让进山，我情急之下，就往里闯，于是就动起手来，我本不愿伤人，也不和他们真打，遇见拦阻的人，能让就让，只一味的往山里闯，他们见我跑得快，一面吹那芦笛，所经之处，箭如飞蝗一般，从我身后射来，侥幸没有射着。”

王崇明笑道：“那是妹子你的功夫好，他们可都是神射手呀！”

袁筠玉接着道：“后来那芦笛的声音，四面响起，等我跑到这个坪上，四面的人，何止上千，各持刀枪弓箭，包围上来，我正愁不好对付呢！忽见这位姊姊，纵身下来，拦住了我。”

王崇明笑道：“所以你们就打了起来，你可知，她就是云蓉儿？”

袁筠玉闻言眉儿一挑，道：“我问她，她又不肯说，我一时情急，就只好动手了，云姊姊的刀法身形，真是轻灵无比，若非二公子你来解围，我怕就要现眼了。”

云蓉儿听袁筠玉这么一说，不但是自己人，而且还是同行之伴，不由就对袁筠玉有了结纳之心，再加上袁筠玉丰神绝世，语言俊朗，宛然女中丈夫，不似杨氏姊妹还有几分闺阁气，惺惺相惜，益发敬爱，听完筠玉的话，便抢着道：“妹子实因姊姊来势太急，而且妹子这个名字，外边的人很少知道，也不愿让人知晓，又见姊姊本领高强，想要领教领教，那知，几乎栽了跟头。”

周齐也插口道：“连我平日自负有三分明白，竟也忘了外面的人，有谁会知道山主的名字……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！”

筠玉笑道：“这怎能怨得姊姊呢！都怪妹子年幼狂妄，不预先说明是奉单真人之命而来，又加上连遇见好几处防守之人相打，打晕了头，看见姊姊，以为也是敌人，才有这场误会，好在都是一家人，不打不相识，谁也不会再计较，无法再起了，妹子素来心直口快，杨老先生父女在何处，可否请出一见？”

王崇明和她边走边谈，就将别后情形，以及来到青云砦之后，便遇上了后砦失火，毛人行刺，虎穴出了怪物之事，大略说了一遍。

接着又向周、云二人，重行详叙，筠玉单人去救杨氏二女，如何智勇等情，大家互相说了些敬佩的话。



说话间，他们就到了砦内，主宾坐下之后没多久，侍女已端上酒肉糍粑，袁筠王自黎明前动身入山，沿途与人动手，正觉腹中饥饿，也不作客气，大吃大喝起来。

云蓉儿对于袁筠玉是越看越投脾胃，款待得十分殷勤，大家用完了酒食，猓女撤去残肴。

王崇明便对众人道：“自从昨晚大震之后，还不见怪兽有什么动静，我竟欲带几个胆大的人，先去窥探一番，山主以为如何？”

周齐道：“昨晚咱们原是说好的，今早起来，我们三人一同前去观察怪兽动静，因袁小姐来，耽误此事，现在也不过刚交辰正，还不算太晚，要去还是一同去，如见怪兽可除，顺便就将它除去，省得又多费一番事。再说，此时前去，并无人知，即使有奸人异动，也在晚间，不会在此刻发生，岂非两便，至于砦中主持，只要预先安排，多加防守，布成疑阵，暗中再嘱云超、周铎格外处处留神，倒还不须好多人，不过，袁小姐远来跋涉，如肯在砦中歇息，就好代我等防备万一，使我等无后顾之忧，就更好了。”

袁筠玉年轻好奇，也是个好动的姑娘，又自恃身有绝艺，听说这里出了怪兽，正想去见识见识，那会愿意留守，不等人问，先就抢着道：“去留我都愿效劳，不过我初到贵砦，情形不熟，人地生疏，恐怕误事，还是跟去的好。”

周齐明知白天不会出事，本就愿意筠玉一同前去，可以多一个好帮手，因怪兽耗象，太过凶猛，此去除它，并无十分把握，筠玉远客初来，不便请她前去涉险，现在既然出于她自己

的心头，再好不过。

当下，他们稍为计议，云蓉儿悄悄传知二十个胆大善于纵跃的人，命云九熊率领，各人持了铜锅、铜锣、刀、箭等物，绕道至虎穴前五指峰前与他们会齐，再行进发。

众人领命去后，云蓉儿又将砦内外及各要口，重行布置了一番，又命两名猓女，带着水酒葫芦，也转道往五指峰去等候。

先是王崇明陪了周齐，装作出外闲游，云蓉儿陪了袁筠玉至火场，观察了一会火势，经周铎、云超一夜的努力，火势已渐衰灭。

火场当中一大片，虽然仍是火焰冲霄，离火场的地方，二三十丈以内，树木藤草，业已斫伐净尽，不时用水逐步往前泼洒，只要不刮大风，不致成灾。

她把袁筠玉向二人介绍后，又问了问落魄溪、毒蛇涧两处，可曾发现毛人的踪迹。

云超道：“自从毛人中箭后，就有专人，在他逃走的山崖左近，四面留神观察，落魄溪、毒蛇涧，沿岩俱派得有人，昨晚至今，并无什么异兆。”

云蓉儿闻言笑道：“你们加紧留神就是了。”跟着又道：“砦中尚有事待办，今天也许不能来替换你们回去歇息，你们就多辛苦了。”

她因云超年少喜事，性急贪功，所以没有将除怪兽之事告知，但她背着云超，却对周铎说了真情，叫他救火还在其次，最要紧的还是注意那毛人二次出现，当日如发现异兆，立刻派人往五指峰送信，云超心粗，全仗他主持等语。

她吩咐完了之后，业已延迟了半个时辰，仗着腿快身轻，也许能赶得上，便向筠玉道：“姊姊，你可曾走惯山路？”

袁筠玉道：“妹子在龙川江畔，临近太子庙峰，我不时上下，像这样险峻的山路，倒未走过，姊姊生长此山，一定行动如飞了。如果，姊姊慢些，也许能够跟上，太快就不行了。”

云蓉儿知她是谦辞，笑道：“姊姊无须太谦，我因周老爷子行路迟缓，才换他平常坐的山兜，不比我们走得快，所以才抽空到火场来嘱咐他们几句，如今被我耽误了一会，前面有一山涧，纵过去便是往五指峰的近路，我们快去吧！”

说着，两人就起身往五指峰奔去，她们是随说随行，不消片刻，便到云蓉儿说的那道山涧，下边是毒蛇涧的支流，岸这边是壁立的山崖，崖那边比这边要低下五六丈，两岸相隔，也有六七丈远近。

云蓉儿先寻了崖这边的一根春藤，道：“妹子，我这就先行引路。”

她说将那根春藤先行理好，去了旁枝拿在手中，试了试，然后绕到崖涧下面，择好适当地点，两手先抓着藤的上半截，倒转身，背向彼岸，两脚在崖壁上用力一踹，那藤便悠起半空，荡了起来，同时身已翻转，向着对岸，倏地一稳身形，手持藤梢，已俏生生的立在对面崖岸之上，向对岸招了招手。

袁筠玉见云蓉儿天生神力，身手如此的矫捷，心中好不钦佩，心知援藤过涧并不难，最难的是荡起半空，再换手的一股巧劲，如果一个抓不稳，两岸崖石险恶，下临百丈深潭，掉下去就得粉身碎骨。

她打量之后，心中一动，忽然想起云蓉儿方才曾问过自己是否走惯山路，分明是初见时，刀剑对拼，明着虽然不分胜负，无形中她却输给了自己，打算借此翻本，不由暗自好笑，心想：“你虽生长蛮荒，惯会翻山跳涧，那知我的轻身功夫，已有相当火候……”

她想到这里，故意装作为难的神气，高声道：“姊姊飞索渡涧，身轻如燕，我可不行，这不是为难人么？请将春藤抓紧，妹子借个巧，借姊姊的光过好了。”

其实，云蓉儿并非存心要和袁筠玉较量，因自己一向用惯了春藤，以为筠玉本领既在自己之上，尤其方才同她过毒蛇涧时，虽然涧面较窄，筠玉是纵身过去的，她仍是照平常习惯之法渡过。

到了这里，她本是先寻到春藤，削去了枝叶，先纵过去领路，正待要以藤扎石头甩回，请筠玉过涧，忽听筠玉如此说法。

云蓉儿人本聪明，已听出袁筠玉有点多心，她只得用力把藤拉紧。

只见袁筠玉微一顿足，纵身而起，两手往旁一分，先摆了个“飞鸟停枝”的架势。

云蓉儿微觉手中稍微震动了一下，见袁筠玉站在离岸丈许处，又滑又溜的春藤上，下临深壑。且不走动，恰如一朵莲花，挺立而起，随风摇摆，她那身子恍如粘在藤上一般，心中不禁又惊喜，又佩服，又替她担心。

怕说话分了她的神，如果跌下涧去，那还得了，只急得她两手抓紧藤梢直冒汗，秀目圆睁，望着前面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

忽听筠玉在藤上高叫道：“姊姊休要松手，妹子献丑了。”

这还未了，见她仍是两手平分，目注春藤，提气凝神，施展踏雪无痕绝顶轻身功夫，摆着飞燕投怀的架势，飞掠而下，疾如金丸下转，看离岸还有丈许，忽见她两手合摆，往下一低身子。

云蓉儿本在凝目注视，猛觉手中一震，耳听“克嚓”一声轻响，倏见头上飞过一团黑影。

原来那春藤已断，须知那春藤原具弹性，又被云蓉儿用力扯紧，这一断，近十丈的春藤，恰似一条长蛇般，矢射空中，直飞过去。

这一来，把个青云砦的女神云蓉儿吓了个心惊目眩，几乎昏了过去，她以为筠玉一定葬身绝壑了，正要探头去看，忽听耳边有人道：“姊姊，咱们走吧！”

她闻声回头一看，却见袁筠玉面不红，气不喘，静静的站在身旁。

原来是袁筠玉故意卖弄，临到快把春藤走完，她使出了一个童子拜观音的架势，用恨地无环夹手剪的重手法，将春藤夹断，用时，脚尖在藤上一用力，独鹤冲霄，飞纵到崖上。

云蓉儿因为关心太甚，一见藤断，惊慌失措间，虽然看见了一团黑影飞过，却没有想到是袁筠玉在故意卖弄，一见筠玉安然无恙，又惊，又爱，又好气。

她连忙丢了手中断藤，一把将筠玉抱住，喘着气道：“好姊姊，你真是天上飞仙，吓煞妹子了！”说着，两眶热泪几乎夺眶而出。

袁筠玉见云蓉儿言语出于至诚，想她适才未必便是卖弄，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忙陪笑道：“妹子虽学过几天轻身功夫，若不是姊姊先飞藤过来，妹子没有着脚之处，还真无法过来呢！”

云蓉儿极是爱才，先前虽有些嫌他卖乖，经她这么一说，反而觉她说的是实，素来量大，倒也坦然，更加了几分敬爱。

二人一路谈说，越谈越高兴，袁筠玉已看出云蓉儿对她是一片真情，不由后悔自己不该多心，错疑了她害她吃了一大惊，想来想去，总觉自己太不应该，忙向云蓉儿道：“姊姊，妹子年轻，又加父母错爱，任性惯了的，行动说话，当多不检，难得你我一见如故，心想与姊姊结为异姓姊妹，以便时常领教，听说姊姊乃先皇后裔，不知能允妹子高攀么？”

云蓉儿闻言大喜，当然是满口答应，便商量着除了怪兽回来，正式在神前焚香结拜，先叙了年庚，以便称呼。云蓉儿比袁筠玉大了两岁居长，二人叙了口盟之后，越加亲热。

二人谈笑间，已离五指峰不远，先遇见携酒水的猓女，说是还未见周、王二人，及至到了云九熊的门首，见周齐带了两名从人，在那里了望，忙问道：“老爷子，王兄呢？”

周齐道：“我乘山兜同王老弟到此，遇见九熊的兄弟十熊，正和我们派出来的人说那怪兽的动静，他说他昨晚见那怪兽，还不知隔有多远，大家就亡命奔逃，现在不知怎么样了？”

原来云十熊在逃之时，为了二牛被怪物吃掉的事，被九熊责备了几句，还未进饮食，他本来就好酒贪杯，走到半路，腹中饥饿，心想：“怪物那样厉害，又能逃到哪里去，逃到哪里也逃不了。”

他知道哥哥藏得有多年陈酒，平时被嫂嫂收住，轻易不给人吃，如今全家走光，莫如趁此时家中无人，回去享用，临死也落个酒足饮饱。他这么一想，就又跑转了回去，大吃大喝，吃到天明，并未听见怪物有什么动静。

于是，他仗着酒胆，二次前去探看怪物动静，才知五指峰前面的一座山峰，已被怪物撞倒，怪物却在前面峰脚一个旱潭内，正和一条大蟒蛇纠缠在一起斗呢！

只见那条大蟒，浑身五花斑斓，长有二三十丈，目如闪电，腥风扑鼻。

倒峰旁边，有一个数亩方圆的地穴，想是那蟒在峰下洞穴中，盘踞多年，不曾出世，那知被怪兽牦象将峰撞倒，惊倒了它，跑将出来，就和怪兽拼上了。

于是就又跑了回来，正碰上周齐和王崇明他们人到，说了经过就跑去睡了。

周齐道：“二怪相斗，必然两败俱伤，王老弟却认为机不可失，就带了九熊等人，先去探个动静，相机行事。”

云蓉儿点头道：“你怎么不跟去呢？”

周齐道：“十熊说前面山路极为难走，山兜更无法通行，他们执意留我在此，也就只好留下了。”

云蓉儿听了周齐这番话，一拉袁筠玉，道：“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”

两人跑往高处，朝虎穴那边一看，就见虎穴前面的一座小孤峰，果被震倒，把平时行走的路隔断，单人行走，都感到难行，周齐的山兜，当然是无法通过了，两人一商量，便留下了

周齐，前去帮助王崇明。

两人往前走了三四里路，但听见了敲锅打锣之声，随风传来，已知王崇明先到，已和怪兽动上了手。

两位姑娘心中，对于王崇明都有了那么一点意思，对于他的安全，自然格外关心，深恐心上人有失，不约而同的脚下加力，一路飞奔。

又越过了许多崖涧沟谷，离着那倒峰还有里许，见那漫山遍野，都是被震碎了的大小石块，耳边不时听到那破锣般的怪吼。

及至身躯切近，忽见山路当中，凭空陷下一个大深沟，两面壁立，相隔约有两丈，有一条用春藤绞成的索桥，分扎在两岸大石上面，猜是王崇明用来渡人之物，怪不得那探路的人，都说周齐无法过去了。

云蓉儿和袁筠玉微一打量，双双纵了过去，猛听吼声越急，不时也听见几响敲锅打锣之声。

两人关心着王二公子，那敢怠慢，一个劲的往前飞奔，越过了那座被撞断了的孤峰，听那怪物吼声，偏在西南，连忙循声跟踪过去。

刚走到一座山崖，见带来的苗猱，各寻隐僻之处，藏住身形，手持铜锣铜锅，时缓时疾的敲打不停，大半都面现忧惧之色。

九熊、十熊弟兄二人，却拿着藤鞭，到处巡视，遇见打锣不力的，便给他几鞭，一眼看见云蓉儿和袁筠玉来了，连忙跑了过来，施礼道：“山主快来，王爷正在底下和怪物斗着呢！”



云蓉儿、袁筠玉闻言，双双纵身向前，朝崖下一看，下面的盆地，自从那座孤峰被撞倒之后，陷了一片深洼，已与虎穴相连，所占地面甚广。

王崇明此刻业已换了一身短装，紧身缚束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持弩，正在和怪兽相斗，不住的纵跃避闪，往来驰逐。

那怪兽犛象，果然大得吓人，从头至尾，有十五六丈，浑身乌黑，映日生光，现在看来，较之云超和十熊等人的话，还要显得狰狞凶恶。

但见它兽蹄起处，踏得尘土飞扬，声震山谷，尘雾中隐隐看到怪兽头上，好似有一个色彩斑斓的长鼻。

仔细一看，才看出那怪物口中衔着半截大蟒的身躯，并无长鼻，那般粗长的大蟒，竟被它吞下大半截去，其厉害可知了。

见王崇明并不曾得手，深怕他力乏失闪，娇叱一声，双双纵了下去。

原来王崇明颇知怪兽犛象的来历，知道此兽非常厉害，而其必最畏金铁之声，一经听见，便疑是同类求偶，周身就软醉无力，少去了一半的凶猛了。

所以他才自告奋勇，明说是探视，其实已存下了除怪之心。

及至到了五指峰，见云蓉儿和袁筠玉还没有赶到，遇见十熊回来，才知虎穴旁山峰被怪物撞倒之后，平时经行之路，凭空陷塌了几处深沟绝壑，周齐绝对无法坐着山兜过去。

于是王崇明便对周齐说明，不等云蓉儿，先领人去探看一番。

周齐虽然见多识广，长于博物，只知犛象身躯笨重，不会